

孟子
子
譯
注

第二册

楊伯峻 譯注

孟子譯注

第二冊

中華書局

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

凡九章

3.1 公孫丑^(一)問曰：「夫子當路^(二)於齊，管仲、晏子^(三)之功，可復許^(四)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問乎曾西^(五)曰：『吾子^(六)與子路^(七)孰賢？』曾西蹙然^(八)曰：『吾先子^(九)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艷然^(一〇)不悅，曰：『爾何曾^(一一)比子於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，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；爾何曾比子於是？』曰^(一二)：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^(一三)我願之乎？」

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。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」

曰：「以齊王，由^(一四)反手也。」

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^(一五)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^(一六)，猶

未洽於天下；武王、周公^(五)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

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^(六)，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^(七)，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^(八)——皆賢人也——相與^(九)輔相^(十)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齊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^(十一)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^(十二)。』今時則易然也：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^(十三)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^(十四)辟矣，民不改^(十五)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

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^(三)。』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。」

【譯文】公孫丑問道：「您如果在齊國當權，管仲、晏子的功業可以再度興起來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你真是一個齊國人，只曉得管仲、晏子。曾經有人問曾西：『你和子路相比，誰強？』曾西不安地說道：『他是我父親所敬畏的人，我哪敢和他相比？』』那人又說：『那麼，你和管仲相比，誰強？』曾西馬上不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『你為什麼竟拿我跟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齊桓公的信賴是那樣地專一，行使國家的政權是那樣地長久，而功績却那樣地卑小。你為什麼竟拿我跟他相比？』』停了一會兒，孟子又說：「管仲是曾西都不願跟他相比的人，你以為我是願意學他的嗎？」

公孫丑說：「管仲輔佐桓公使他稱霸天下，晏子輔佐景公使他名揚諸侯。管仲、晏子難道還不值得學習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以齊國來統一天下，『易如反掌』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照您這樣講來，我便更加不懂了。像文王那樣的德行，而且活了將近一百歲，他推行的德政，還沒有周徧於天下，武王、周公繼承了他的事業，然後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，〔統一了天下。〕現在你把統一天下說得那樣容易，那麼，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文王怎麼能够比得上呢？〔我們拿當時的歷史情況來說吧，〕從湯到武丁，賢明的君主總有六七起，天下的人歸服殷朝已經很久了，時間一久便很難變動。武丁使諸侯來朝，把天下治理好，就好像在手掌中運轉東西一樣。紂王的年代上距武丁並不甚久，當時的勳舊世家、善良習俗、先民遺風、仁惠政教還有些存在的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——他們都是賢德的人——共同來輔助他，所以經歷相當長久的時間才亡了國。當時沒有一尺土地不是紂王所有，沒有一個百姓不歸紂王所管，然而文王還能憑藉縱橫一百里的小國以創立豐功偉業，所以是很困難的。齊國有句俗話：『縱有聰明，還得趁形勢；縱有鋤頭，還得待農時。』現在的時勢要推行王政，就

容易了：縱在夏、商、周最興盛的年代裏，任何國家的國土也沒有超過縱橫一千里的，現在齊國却有這麼廣闊的土地了；鷄鳴狗叫的聲音，從首都一直到四方的國界綫，處處相聞，「人煙如此稠密，」齊國有這麼多的百姓。國土不必再開拓，百姓也不必再增加，只要實行仁政來統一天下，就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了。而且統一天下的賢君不出現的時間，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長久過；老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所折磨，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這樣厲害過。肚子飢餓的人不苛擇食物，口舌乾枯的人不苛擇飲料。孔子說過：「德的流行，比驛站的傳達政令還要迅速。」現在這個時候，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實行仁政，老百姓的高興，正好像被人倒掛着而給解救了一般。所以，「事半功倍」，只有在這個時代才行。」

〔一〕 公孫丑——孟子弟子。

〔二〕 當路——當時成語，用如動詞，猶言「當權」、「當政」。

〔三〕 管仲、晏子——管仲，齊桓公之相；晏子即晏嬰，齊景公之相。《史記》有《管晏列傳》。今日所傳《管子》和《晏子春秋》，雖然不是兩人手筆，但謹慎抉擇，亦可以考見

兩人的言行和政令之一斑。

〔四〕許——趙岐《注》：「許猶與也。」

〔五〕曾西——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序錄》：「曾申字子西，魯人，曾參之子。」但趙岐《注》云：「曾西，曾子之孫。」恐誤。宋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、清毛奇齡《四書臆言》、

江永《群經補義》、閻若璩《四書釋地》都曾辨正之。

〔六〕吾子——親密的對稱敬詞。

〔七〕子路——孔子弟子，即仲由。

〔八〕蹇然——蹇音蹇(ǒu)，朱熹《集注》：「不安貌。」

〔九〕先子——古人用以稱其已逝世的長輩。這裏的「先子」指其父親曾參(孔子弟子，與子路為同學，但年輩晚於子路)。若《國語·魯語》「吾聞之先子」的「先子」，則魯敬姜稱其舅(丈夫之父)季悼子也；《左傳》昭公四年的「魯以先子之故」的「先子」，則宣伯泛指其先人也。後代多用以指自己已死的父親。

〔十〕艷然——艷音勃(bō)；又音弗(ㄈㄨˋ)。趙岐《注》：「愠怒色也。」

〔三〕曾——副詞，乃也，竟也。

〔三〕曰——仍是孟子所說，重一「曰」字者，表示孟子說話時有停頓，即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·一人之辭而加「曰」字例》所謂「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，而中間又用『曰』字

以別更端之語者」。

〔三〕爲——猶謂也。說詳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卷一。

〔四〕由——同「猶」。

〔五〕且——連詞，表示進一層的並列關係。此句意思承上段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」而來，故用「且」字。

〔六〕百年而後崩——《史記·周本紀·集解》引徐廣曰：「文王九十七乃崩。」可見古代傳說，文王壽命很高。

〔七〕周公——姬旦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輔助武王伐紂，統一天下，又輔助成王定亂，安定天下。魯國之始祖。

〔八〕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——這個「作」字意義等於今天口語的「起」字，可以把它看爲量詞。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，湯至武丁只有湯、太甲、大戊、祖乙、盤庚、武丁是賢聖之君，計六起。《孟子》說六七起，或者爲不定之辭。

〔九〕紂之去武丁未久也——根據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，由武丁至紂（帝辛），中歷祖庚、祖甲、廩辛、庚丁、武乙、太丁、帝乙七帝（考之卜辭，可信），但《尚書·無逸》云：「自時（時，是也，此也，指祖甲）厥後，亦罔或克壽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六年，或四三年。」可見廩辛、庚丁、武乙、太丁、帝乙諸帝在位日期都短。

〔一〇〕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——微子名啟，紂的庶兄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則以他爲紂的叔父，此從《左傳》、《呂氏春秋》及《史記》）。微仲，微子之弟，名衍，亦曾見於《呂氏春秋·當務篇》及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。王子比干，紂的叔父，向紂屢次進諫，紂說：「吾聞聖人心有七竅。」於是剖之以觀其心。箕子也是紂的叔父，比

于被殺，「箕子懼，乃詳（同伴）狂為奴，紂又囚之」。武王滅了商紂後，便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」，「後二年……問以天道」（所引見《史記·殷本紀》和《周本紀》）。

膠鬲（Gō），紂王之臣，曾見於《國語·晉語》及《呂氏春秋·誠廉篇》和《貴因篇》。

〔三〕相與——雙音副詞，共同之意。

〔三〕輔相——雙音動詞，相讀去聲。

〔三〕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——「慧」、「勢」押韻，古音同在祭部。這兩句的「不如」都未直譯，直譯須作「不及」，反而不妥。

〔四〕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——「基」、「時」押韻，古音同在之部。「鎡基」即今之鋤頭。古書或作「茲基」、「茲其」、「鎡鎡」。「時」指耕種之農時。

〔五〕千里——「方千里」的省略。

〔六〕改——更也，這裏作副詞用。

〔七〕置郵而傳命——「置」和「郵」都是名詞，相當於後代的驛站傳遞，因之古代的驛站也叫「置」或者「郵」。「命」，國家的政令。

3.2 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二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

異二矣。如此，則動心三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；我四十二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^(五)遠矣。」

曰：「是不難，告子^(六)先我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

曰：「有。北宮黝^(七)之養勇也：不膚撓^(八)，不目逃，思以一豪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^(九)；不受^(一〇)於褐寬博^(一一)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；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；無嚴^(一二)諸侯，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^(一三)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；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^(一四)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為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』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^(一五)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^(一六)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^(一七)矣：自反而不縮^(一八)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^(一九)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』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

「告子曰：『不得於言_(一)，勿求於心_(二)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_(三)。』

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；

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_(三)，故曰：『持_(四)其志，無暴_(五)其氣。』

「既曰『志至焉，氣次焉』，又曰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志壹_(六)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，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
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

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_(七)之氣。」
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
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」

行有不慊(六)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(五)。必有事焉，而勿正(三)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(三)其苗之不長而揠(三)之者，芒芒然(三)歸，謂其人(三)曰：『今日病(三)矣！予助苗長矣！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(三)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(三)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——非徒無益(三)，而又害之。」

「何謂知言？」

曰：「諛辭(五)知其所蔽(四)，淫辭知其所陷(四)，邪辭知其所離(四)，遁辭知其所窮(四)——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

「宰我(四)、子貢(四)善爲說辭，冉牛(四)、閔子(四)、顏淵(四)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

曰：「惡（丑）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（吾）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——是何言也？」

「昔者竊（丑）聞之：子夏、子游（丑）、子張（丑）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具體而微，敢問所安。」

曰：「姑舍是（蓋）。」

曰：「伯夷（丑）、伊尹（美）何如？」

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（吾）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（美）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（丑）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

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（否）乎？」

曰：「否；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

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（三）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

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。」

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（三），智足以知聖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（三）。宰

我曰：『以予（三）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（三）遠矣。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

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（三），由百世之後，等（三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

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』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

於飛鳥，太山之於丘垤（三），河海之於行潦（三）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

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（三）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

【譯文】公孫丑問道：「老師假若做了齊國的卿相，能够實現自己的主張，從此小則可

以成霸業，大則可以成王業，那是不足奇怪的。如果遇到這種情況，您是不是「有所恐懼疑惑」而動心呢？」

孟子說：「不；我從四十歲以後就不再動心了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這麼看來，老師比孟賁強多了。」

孟子說：「這個不難，告子能够不動心比我還早呢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不動心有方法麼？」

孟子說：「有。北宮黜的培養勇氣：肌膚被刺，毫不顫動；眼睛被戳，都不眨一眨。

他以爲受一點點挫折，就好像在稠人廣衆之中挨了鞭打一樣。既不能忍受卑賤的人的

侮辱，也不能忍受大國君主的侮辱。把刺殺大國的君主看成刺殺卑賤的人一樣。對

各國的君主毫不畏懼，挨了罵一定回擊。孟施舍的培養勇氣又有所不同，他說：『我

對待不能戰勝的敵人，跟對待足以戰勝的敵人一樣。如果先估量敵人的力量這才前

進，先考慮勝敗這才交鋒，這種人若碰到數量衆多的軍隊一定會害怕。我哪能一定打

勝仗呢？不過是能够無所畏懼罷了。」——孟施舍的養勇像曾子，北宮黝的養勇像子夏。這兩個人的勇氣，我也不知道誰強誰弱，（但從培養方法而論，）孟施舍比較簡易可行。從前曾子對子襄說：「你喜歡勇敢嗎？我曾經從孔老師那裏聽到過關於大勇的理論：反躬自問，正義不在我，對方縱是卑賤的人，我不去恐嚇他；反躬自問，正義確在我，對方縱是千軍萬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——孟施舍的養勇只是保持一股無所畏懼的盛氣，（曾子却以理的曲直為斷，）孟施舍自然又不如曾子這一方法的簡易可行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我大膽地問問您：老師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，可以講給我聽聽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告子曾經講過：『假若不能在言語上得到勝利，便不必求助於思想；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勝利，便不必求助於意氣。』（我認為：）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勝利，便不去求助於意氣，是對的；不能在言語上得到勝利，便不去求助於思想，是不對的。

〔爲什麼呢？〕因爲思想意志是意氣感情的主帥，意氣感情是充滿體內的力量。思想意志到了哪裏，意氣感情也就在哪裏表現出來。所以我說：『要堅定自己的思想意志，